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1/9445
11 December 1973
CHINESE
ORIGINAL: TURKISH

第二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46

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目标与政策的审查和评价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请你把所附巴西代表团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目标与政策的第一次审查和评价所持立场的陈述,作为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议程项目 46 下的正式文件散发。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

塞尔吉奥·阿曼多·弗拉赞(签字)

附件

对于有关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进展情况的第一次两年期全盘审查和评价的 A/C.2/L.1329 号文件的内容,巴西代表团想作下列的陈述:

1 巴西代表团曾经屡次强调,一九七〇年所通过的国际发展战略未能真正包括一个本身具有逐步推进目标能力的战略。我们现在很遗憾的要说,这次对《十年》头两年进展情况所作的首次全盘审查和评价,大部分来说,并没有做到“评价”,而且也确实没有达到“审查”的目的。工作小组提交第二委员会的那份文件(A/C.2/L.1329)没有确实分析和探索战略目的和目标在《十年》的头两年里普遍得不到达成的真正原因。我们认为,这份文件并没有表达事实真相的明确全貌。它没有确切说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或者只是隐约提及,但对发展中国家则提出一系列真实的或想像的缺点,好像是说它们的困难要由它们自己负责一样。所以,这份文件整个表达出来的情况是模糊不清的。

2. 这份文件原来是要对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进展情况作第一次的全盘审查和评价的,但它本身所用的方法就有缺点,因为这个方法是非常偏狭的,下面只是少数例子:

(一) 这份文件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第二个发展十年头两年里每年经济增长率差不多达到一九六〇年代的平均额这一点,觉得满意,但这里它忽略了一点,就是这实际等于低于一九六〇年代最后几年所达到的水平。如果认定六十年代最后几年的情况是“不正常”,而以一九六〇年代的成绩为基础去规划对七十年代的期望,那是没有理由的。

(二) “选择性”的使用统计数字,使人对进展情况得到一种错误

的印象。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里出口和入口价值在百分比的改变,就是其中一例。《战略》明白规定贸易方面的实际目标是对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从价格变动和货币调整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这样在目前的情况下,价值方面的数字究竟有些什么意义呢?另外的一个例子——我们认为这个例子也是同样有根据的——是关于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航运吨位的统计数字。为了避免对当前实况发生严重曲解起见,本来就必須增列有关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吨位的比较数据,因为这个因素才能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航运吨位里所占份额会比以前降低。

(三) 纵使这份文件在说明发展中国家原应采用的措施和政策方面是有用的,但它对发达国家所应增采的纠正措施,实际上却矢口不提。进行审查和评价的目的,原本是要根据执行《战略》的实际情况,确定所必要的补救措施。但是这次进行的第一次审查和评价,却没有对发展工作提供一个渐进的国际合作方法,它似乎表示联合国大会所能做的只是记录技术方面或具体谈判方面所能得到的结果而已。

(四) 即使在上面对(三)项所说的有限度方式的范畴内我们也很可证明有些时候所发生的阻碍。一个恰当的例子便是暗示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含混不明”，从而证明发达国家不能充分执行《战略》的有关各段是有理由的那一段。对于巴西代表团正式表示不予支持的一项声明也可作同样的评论。这项声明说：在没有协定的情况下，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现有的市场情况”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政策。我们认为其中所说到的一点即这种价格政策固然应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同等看待，但也应当对生产者提供报酬，业已提供一个合理的平衡基础。

(五) 这一个本来应当表示在寻求更完善和更广大的国际发展合作方面已向前迈进了一步的文件还充满其他观念退步的例子。在对“受到进口增加不利影响威胁”的发达国家工业、厂商和工人提出作为一项《准社会支援措施》的调整援助时，就可以发现这些例子。调整援助的构想不是作为对发达国家的陈旧工业的支援措施而是作为结构改变的一种工具。同样地使人困扰的一点是：关于免责条款行动所用字句不知何故竟会使该条款具有若干效力。不要求取消这种条款也使人无从恢复信心。

(六) 所用文字的普遍缓和已使作为激励大众对《战略》支持的一种工具的这件第一次审查和评价的文件减低了其影响力。陈腔滥调通常并非传达信息以影响舆论的最好方式。例如，说一九七一年运费率的急剧增加“任何国家的托运人都不欢迎”似乎不是显露真正事实的适当方式：真正的事实是班轮工会的垄断惯例已伤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前途。对于作为一项“主要”成就的国际可可协定的宽大特性也可以作同样的评论。这个协定所证明的只是要好久的时间才达到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结果。

尤其是：只说发展中国家“一般而言，仍是高度敏感的”不是掩盖了真理便是比这更糟，暗示并非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是对这种情况敏感的。这种说法无异是怀疑《战略》的根本效力。例子繁多，不胜枚举。何以会采用这种柔和的词句，以及何以不根据适当的统计就同意这种特殊的说法？这个说法指出：从某一集团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移转财力资源“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头两年中大为增加，不过每年实际支付的数额则无人知道”。照刚刚引述的这句话的后半段所说的如何能证实前半段的说法呢？

(七) 关于有关改革货币制度二作小组文件的规定，我们可以毫不含混地作出适当的说明：特别提款权与额外发展援助之间的联系本来就是需要采取紧急政治决定的一项目标。我们还认为创造更多的特别提款权必须在全球的流动资金需要之外，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迫切流动资金需要。

(八) 还有一点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已有充分的证据说发达国家可以将其本身的研究和发展努力分出一部分到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事项方面，而且甚至可以从其中获得惠益，但委员会收到的文件并未象《战略》中所作的规定，订出关于这种援助的数量目标。

3. 上述各项只在证明我们的观点。所说的各种缺点的性质，使巴西代表团在审查空手文件之后觉得非常遗憾，不得不表示出其深切的不满。
